

漳州府志

卷廿八(廿二册内)

三五公司所藏

ル 5
3438
28



門 5
號 3438
卷 28

漳州府志卷之四十二

藝文二 乾隆志卷二十六

賦

晨光麗仙掌賦

以有如擎青天
捧白日為韻

唐

潘存實

漳浦戶部侍郎

晴天既曙峻嶽凝青仰熙熙之旭將吐見高高之掌呈形
假彼晶光庶有分於清濁挺茲秀異示無雙於杳冥燠矣
而昇茗然相射浮艷華之爛爛靡太虛之奕奕寫乾坤之
麗色先覺瞳矐廓煙霧之餘姿轉見明白疑參若木似折
芙蓉杲杲之容漸積慘慘之狀不如下映而千巘共曉上
照而丹霞共舒影曜人間每當瞻瞻之早跡居物外長承

早稻田 大學 圖書館
號 32.4.16
藏 書

泗州府志 卷之四十二
煦煦之初昭昭以臨峩峩莫匹向空凝彩若月下之對金
莖遶指流輝異樓上之呈素質旣炫晃之旁達亦孤標而
獨出幸當清淨之晨免敵沈陰之日佳氣或爍朝雲不還
發明媚於紫霄之際擎彩翠於碧落之間自彰和朗寧俟
躋攀遙揮六龍迴臨萬有初分焜耀訝髣髴以成文俯掬
清光信爛熳而入手則知事不虛妍理資相鮮因流光德
獲照金天想清風旁來宛其穆若視晴景中駐何愧拳然
故得無私功博潤色道全當八極洞開之次明二儀交泰
之先豈獨擘洪濛而干造化設形象以配神仙而已哉於
是靈蹤長聳日華長捧不然何羣山邈迤而相奉

鴻江賦

宋 鄭解元 漳浦名失

維清漳之名郡爲八閩之奧區貢屬揚州之域星分婺女
之墟由金浦之郊坳距三舍而有餘厥有勝壤其名鴻儒
納長流之巨浸會潮汐以奔趨因以鴻而名江非誇大而
過譽秋濤洶洶春水溶溶夜月沉壁朝曦浴紅金井瓊林
闔闢乎其外佛潭湖谷迤邐乎其中聳峩峩之怪石浸大
小之孤崧竈山龍嵒兮留仙跡於縹緲大武岌業兮屹浮
圖於杳濛舉鴻江之偉槩雖筆舌而難窮又若埭田水足
農務方春晚蓂披雨曉笠耕雲白水青秧縱橫遠近布碁
局平原曠野參差高下疊龍鱗時或沙草迷青海鷗點白

漁唱蘆汀雁棲葦澤嶠海收雲崦巖掛日島嶼綿邈水天一色雖妙手之丹青欲描模而靡得逮至歲事將闌農功告備楓葉飄丹梧桐隕翠松秉貞心梅含素蕊玻璃鏡裏時有訪戴之人煙水圖中幻出元真之子四時之景不同悉鴻江之嘉致至於風收蘋末潮退江臯舒干秀之白練駕一葉之輕舸鈎垂霜渚網撒煙波長鱸兮得細鱗之美子魚兮羨通印之褒錄深房之牡蠣持郭索之巨螯香凝石乳腹滿金膏文魚石拒海蜃香螺論鴻江之土產實珍異之爲多貢霞城之豪貴盡此地之餘波噫地以人而顯人以地而靈旣萃山川之佳麗必鍾人物之奇英登武功者佩虎頭之符節進文學者題虎榜之科名詩書世澤閱閱簪纓泛觀前代歷歷可稱江水兮泱泱雲山兮蒼蒼民恬物熙兮俗厚而康吁嗟此江之人兮其樂無疆

石榴洞賦

陳景肅

漸山去僊人峰二十餘里卓然屹立于長江雙峰齊聳並凌天雲而鹹淡之水縈紆出入披其捍注漚而爲港向西曰梅港吳大成之小湖也東曰竹港紹興庚午予始庵其麓闢其田以資講業旋南六七里巨石相向茂樹交蔭水瀉雲飛遥望南海諸峰神觀高聳襟量宏大諸友鄭柔薛京楊耿吳大成亭其中以遊憩多植石榴高下糾結四周

綠垂澗泉噴薄穿其內廓然有容可以遊几外則蒼蔚妍
灼密不見人乃名曰石榴洞其地高百餘丈迥絕人寰夏
蒲節後翁顏來會剛宰在側花灑泉清石陰谷應咸樂嘉
境下盼水心上撫峯頂爰坐卧爰修省骨凝仙清若服丹
頽客有八子爲之主聯八仙之吟屬一主之賦分韻附事
以春夏秋冬爲之制風花雪月爲之度顏僊曰大塊噓兮
萬物春桃李未花兮先吐芬榴獨叢茂兮翠團雲俟時紅
爛兮照乾坤翁僊曰赫宜妍兮德專夏發紅光兮香噴麝
落百花兮誰爭價照洞天兮清徹夜剛曰嘉實班兮垂秋
僊鶴下兮夷猶彈剛皮兮拋圓毬擘皓齒兮嚼銀甌宰曰

隕萬木兮闔爲冬榴一花兮白間紅破雪夜兮開何穠揅
輕桃杏兮溘逼松吳大成曰鍾呂來兮翔萊島之長風張
李下兮垂紫霄之冥鴻拉韓徐兮入石榴之玄洞同曹藍
兮醉金樽之碧醲鄭柔曰憇炎洲兮榴正花靈朱明兮日
未斜笛一聲兮收暮霞蟾孤出兮先滿家薛京曰蜀犬吠
月兮越吠雪下界唇焦兮何時悅至僊人居兮九骨蛻石
榴盈洞天兮高歌發楊耿曰洞留榴兮榴留月泉注畦兮
畦注藥百和香兮紅對酌群僊歌兮飛玉屑八歌既獻文
極其選起請洞主舞以爲亂亂曰綠枝未翠貫四時兮皓
日宣威莫我欺兮肅霜凍肌吐益奇兮密陰成洞流僊卮

今有艷有節松篁避兮常結常開花不易兮石泉玉鳴未
和詩兮朱明天開長視世兮容與昏晨樂不寐兮九曲洞
僊天獨知兮

梁峰二山賦

明 黃道周

漳浦宮詹

壬申夏月泛鍾山東下買舟泝江西出貴池捫九華之巔
既歸八月再出烏聊度筑頭入黃山九華以青蓮得名黃
山托軒轅騰譽其岡皆嶙峋峯崒萬仞不極羽客緇流兔
營鳥集九華自南天臺而下黃山自溫泉而上杖履冠笠
蠅蟻不絕其哲人逸士亦多蹙躄折龜而從之遊者雖其
久近殊顯而為衆所攀附稽禮一也予重繭經涉既十餘

日坐卧雲海樓遲蓮萌髮鬚夢寐思其儔匹為臨漳之南
二十餘里有都梁之山絡繹峻削亦數千仞其峰有蓮花
香爐紫雲金光爵目瑞屏齊帝葛仙隼立烏翔九十有九
高峭遐邈一一與九華相似或有過之當無不及臨漳之
西又九十餘里有大峯之山飛頡攬晚亦有萬仞洞壑綿
亘鈎梯懸絕猿鳥四時騰空塞徑其巘廊詭嶽或數十步
皆在山脊如束腰帛其垂瀑飄注或數萬尺皆自山鹵而
下如散髮結其峯有獅子文殊玉女靈祠鸞嘴白塔積石
天池龍蹲鸞舉三十有六一與黃山相似當無不及或
有過之然以僻在遐荒舟車阻修瓢鼓限於魚津冠蓋迴

於雁翼徒爲樵夫牧豎指顧動色雖在鄉邑之內無復知之者故德無崇卑通塗者貴聲無奄達習耳者隆苟托處之離羣恐修名之不立信清明之在躬雖遯世其何悶乎下陬鄙士適有欲賦梁峰二山者因爲次之其詞曰維南極之融爍精魂雜於瀛解顛下土使輔予得茂駿之所在曰彼漳之陽服有二峨之隱峙守都梁與大峯排蒼旻而拔地盤鱗鬣於迴壑齧舌吐於千里寒峯吼以駟鯨不自棄其荒陋疑邃古之儼匠挾舟較而下究出章亥之遺武遂選駕於遠驟扶輿既有此精淑乃似儻而自匿悟屈遠之終泰聊蠲囂於遐僻服迅母以凝灑牧幽暉而納日貌

一世之圖貌耿獨照其修姱天下旣不吾知吾亦窅然嗒喪其下顧崆峒之旣遠瞻女兒以終日師魏茨而不足分陽首之匪匹搯大姥以連袂曰予隣而未親幔亭修其璫簧實未免乎鄉人信予羽之高馳鼉以降乎北渚睹黃岳與九華霍予邁於夙晤元牝嬉其孿子何二邱之似女九華旣妹於都梁黃岳又曁於大峯呼鸞貌之成羣盍從媵以魚龍停湖海之盆沼錯更置此鉛怪樹鷓鴣之翹翠何以別其內外總以地判隆窪人分高劣附邇者以多助徵聲處遠者以無交危絕曙光蔽虧風雲遂私大峯旣摑其螭首都梁又歛其蛾眉春幽秋深豹嗥猿悲玉女之清臚

獨眺洛妃之薄怒自持翩然不可期胡爲我念之嗚呼道
得時者駕時失地者謝膚寸合於太山霜雪棲於姑射鍊
勒有咀冰之蛆日南有長燃之柘象以訓而庭中兕以囂
而曠野麇何爲乎綺園麇何爲乎狼籍諒造物之碁置固
高高而天下彼二峨之何知乃屹然而遠蹠夜般假寐見
二丈夫偉然告曰烏旂魚肝何隆何窪鵠脩鳧短何近何
遠瓊枝自樛霞液何周日華何私何蔽何虧傍衢之核希
収邇郊之木多求屨采散於練門金氣銷於吳邱乃若七
澤之多逃八二陵之繁風雨荆山之饒薰艾綿田之多灰
土皆貌近於蔦放乃形似乎陽虎縱招招之不往將靡靡
以何去吾誠不能分鑿於愚公假道於蜀主因翩於次仲
借車於仲父故復塊然共守故處

詔

詔陳政鎮故綏安縣地

唐高宗皇帝

泉潮據閩廣之交嶺南爲獠蠻之藪玉鈐衛翊府左郎將
歸德將軍陳政剛果有爲謀猶克慎其進爾朝議大夫統
嶺南行軍總管事掛新鑄印符率府兵二千六百名將士
自副將許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員從其號令前往七閩
百粵交界綏安縣地方相視山原開屯建堡靖寇患於炎
荒奠皇恩於絕域筮辰僉吉明發斯征莫辭病病則朕醫

莫辭死死則朕埋斯誓斯言爰及苗裔爾往欽哉
奏疏

請建州縣表

陳元光 開漳將軍

泉潮守戍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臣陳元光言伏承永淳二年八月一日制臣進階正議大夫嶺南行軍總管者受命戰兢抵官彌懼臣以冲幼出自書生迨及童年濫膺首選未及干戈守至懦至柔之質惟知飽煖無日區區曰處之能幸賴先臣緒業叨蒙今日國恩寄深都閭任事專征爰從視職以來不敢少有寧處况茲鎮地極七閩境連百粵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八火田之餘原始要終流移本出

于一州窮凶極暴積弊遂踰于十稔元惡既誅餘兇復起法隨出而奸隨生功愈勞而效愈寡撫綏未易子育誠難竊惟兵革徒威于外禮讓乃格其心揆茲陋俗良由職方久廢學校不興所事者蒐狩為生所習者暴橫為尚誅之則不可勝誅徒之則難以屢徙倘欲生全幾致刑措其本則在創州縣其要則在興庠序蓋倫理講則風俗自爾漸孚治法彰則民心自知感激切以臣鎮地曰安仁誠為治教之邦江臨漳水實乃建名之本如蒙乞勅定名號而復入職方建治所而注頒官吏治循往古之良規誠為救時之急務胡越百家愈無罅隙畿荒一德更有何殊臣謬居

外鎮忝在封疆所得事宜合奏謹具厥由伏候勅旨

謝准請表

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進階前正議大夫嶺南行軍總管
臣陳元光言伏奉垂拱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制除臣中郎
將右鷹揚衛率府懷化大將軍輕車大都尉兼朝散大夫
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贊治尹營田長春官使者
伏以社稷初開首有官僚之建皇天眷命重茲樗櫟之材
山川頓改人物更生竊念臣州背山面海舊爲蛇豕之區
維髻卉裳盡是妖氛之黨治理誠難撫綏未易恭惟陛下
威振百靈氣消六沴自東自西不違于指顧我疆截理咸

得其區分民心有繫土俗轉淳覺昨非而今是必舊去而
新更竊惟治巨室者不用乎條枚蓋明堂者不參于瓦礫
茲遇陛下日月其明乾坤其量知臣樸忠有守寒松不改
乎彫年替力猶剛老馬或諳于故道申命曲加因郵傳賜
寵之以二政之隆畀之以一州之重雖則殊鄉還同畫錦
光華奚止干一身爵祿許推于後裔人皆謂榮臣獨知懼
粉身未足報深恩萬死實難酬厚德已從此日望闕謝恩
經當恪守詔條徵庸俊乂平均徭賦示以義方持清淨以
臨民重修前志守無私以奉國再礪于衷展駑駘之力申
鷹犬之勞庶荒陬蠻獠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聞斯慶臣

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納地表

五陳洪進

臣聞峻極者山也在汙壤而不辭無私者日也雖覆盆而必照顧惟退僻尚隔聲明願歸益地之圖輒露由衷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偏霸臣以崎嶇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以維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願傾事大之心庶齒附庸之未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漏泉之澤子弟享列土之榮榮戟在門龜網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覲之儀暨江表底平先皇厭

世曾嬰犬馬之病尚阻雲龍之庭皇帝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人覲天墀獲親咫尺之顏叠被屏藩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樽之味旬浹之內雨露駢臻至於童愚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益戀於君軒心遂忘於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於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為內地蚩蚩生齒之類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顯等早膺朝獎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希鈞造稍霈鴻私

奏蠲丁錢疏

宋蔡襄

襄

本州判官莆田人

臣伏見泉州漳州興化軍人戶每年輸納身丁米七斗五升年二十至六十免放臣體問得偽命日前諸州各有丁錢惟漳泉等州折變作米五斗至陳洪進納疆土之後以官斗較量得七斗五升每年送納價錢伏緣南方地狹人貧終身傭作僅能了得身丁其間不能輸納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舉人情至此可為嗟嘆伏惟祖宗恢復天下大去無名之斂然諸州身丁尚猶輸納真宗皇帝哀憐百姓困窮之弊祥符中特降御札除兩浙福建等六路身丁錢四十五萬貫其時漳泉興化亦是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奏因仍科納遂致先朝大惠不及三

郡三郡之人引領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臣聞聖人以生為德以孝為本今陛下之民不肯養子不亦累於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及陛下推而行之可謂至孝矣伏望陛下進成先帝之仁下恤遠民之苦蠲放三州軍丁錢口令依建州例歲納口錢於生民性命全活豈少也

謝除吏部尚書表

顏師魯龍溪尚書

吏曹兼組僅輸累月之榮帝宸疎恩遽陟三銓之首居然就職惕爾懷慚臣某初無適時可用之才徒有泥古不通之學握從臣之橐俯仰四方使老上之庭往來萬里嘆賢勞之何有荷聖眷之過優既叨少宰之除復攝家卿之乏

而臣技窮能薄景逼年侵游騰告老之章未動蓋高之聽
敢圖簡記反使甄陞維天官分典于銓衡而常伯實提其
綱領頃嘗兼掌猶懼弗勝茲命顯官益虞非據併錫身章
之寵仍頒廡乘之珍顧異數之駢蕃將何功而稱塞茲蓋
恭遇皇帝陛下規模天大睿知日躋照臨博暨于羣工禮
遇尤先於近列知臣朴忠有守寒松不改於凋年憐臣氣
力未衰老馬或諳於故道乃頒茂渥猥及微踪謹當仰體
隆私益堅晚節壯心雖在詎敢愛於糜捐來日無多終祈
求於閑退

乞褒錄高登疏

宋 子本郡守

臣猥以塵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用獎拔之意思竭駑
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日
前人戶此少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枉
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所得爲者則在臣職不敢不
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廸功
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太學值靖康之禍嘗與
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在紹
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爲下州
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
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常宰是邑欲爲立祠以悅其

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以危法中之名致獄官驗問訊掠
訖無罪狀可書復爲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
可畏策聞浙水沴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爲陰附趙鼎削官
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爲檜所陷者高宗皇帝
深察其寃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爲
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
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
奏如前今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沒身垂五十
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
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爲悔而在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惡

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睹茲事
若又緘默不能上聞雖萬被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
伏惟皇帝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比以陰陽
失和申詔近臣樂聞至論草茅之士雖有枉直過甚之言
始雖忤旨終薄其罪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
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量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
欲爲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不量疏遠干犯威嚴
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飭旨

經界議

節文見朱文公奏疏

朱子

具位臣朱熹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批令臣相度漳

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甲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疆理畎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瘠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柰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美必嘗爲胥吏之傑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于期限不免隨索謝賄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劄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

里正里長書人經界之費亦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墮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略同而所陳利害更爲詳盡伏乞參照施行

寺租議

見朱文公奏疏

朱子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別生姦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

機會也

奏薄征下壤疏

陳汝輝 詔安大
理少卿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十日吏科給事中臣陳汝輝謹奏為
薄征下壤以息邊民事臣伏讀周禮嘗歎其治出於極文
之後而直接於唐虞夏殷之先雖秦漢刪文返樸之合皆
無及者豈不以治當酌時勢之宜不責於文質之守國家
建治實準周官三公六卿之守無不阜成而司徒保息之
方則未體悉邇者命官沿邊建堡周於防禦殊不知民居
離散無可防禦者則今雖防民之奸而實未嘗養之於善
也創業垂統之始可如是乎臣伏觀沿海士民荒饑之後

困苦之狀皆由課征所致蓋其田廬沒於流沙而租課迫
其輸納陛下雖廣求民瘼參酌其便宜者以定其制而所
厚者治於京畿平野之間而弗均於嶺海遐邊之地愚臣
以為當體周官保息之政以寬沿海沙壤之征田沒水者
蠲其征園多沙者汰其米彼其民艱於耕作樂於寧息且
逢豐稔之年雜以魚鹽之利漸致富庶易於成治不然魚
鹽已輸矣而田園沙水靡常者又征之臣恐開國之初已
不堪命民不寧居矣垂及百年官吏日以貪酷風習日以
華侈風沙日以湮沒哀哀邊民呼無死所矣此豈聖聰所
忍聞哉伏乞睿旨勅下沿邊諸郡勘明而剷除之乃造冊

以定其制庶幾遠近一體同享太平之休以接成周之治
臣波輝不勝感荷惶悚之至謹具疏以聞

奏正風教疏

明 陳真晟

福建鎮海衛布衣臣陳真晟謹奏爲正風教事臣切惟今
天下彌文矣故臣不敢更飾浮詞而輒陳鄙見焉臣伏觀
丁丑科廷試錄見聖制篇首之問有曰古之士進以禮退
以義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今何其立功之志溺利祿之心
勝奔競之風未息廉介之節少著其失安在臣卽是而觀
甚知陛下有思古慨今之意也至其篇終又曰今欲士正
其習民淳其風庶幾唐虞三代之盛必有其道務求切至

之論將擇而行此可見聖志將大有爲可謂千載一遇之
高而天下萬世之福慶者也故臣謹採先儒之說爲小書
一卷題曰程朱正學纂要來上亦竊效廷對之意也大抵
三代所以盛者學校興師道立而心學正教明於天下也
後世雖有學校之設然專以科舉俗學爲教殊不知俗學
益盛則心學益廢此自然之理是無怪乎士習不正民風
不淳而三代之治久不復見於今世也然則爲今之法當
何如哉臣聞父師之論而得一說謂可且就科舉之後補
此一教如程朱所定三代學制之法再假以一二年聖學
工夫然後除授如此則俗學稍輕正學自重人相習尙積

成風化不患三代之不能復矣所謂深求切論可擇而行者殆有在於此乎然此非臣之言臣父師之議也非臣父師之議實大學或問所謂兼補之法也雖或問主為學者自補而言然司教化者朝廷也與學者自補其學於下孰若朝廷通補一教於上豈不周徧廣大尤足盡朱氏立法之意哉况心學既明不惟有以正士習於天下尤足以示道統之真傳俾皇家聖子聖孫常得見聞帝王心學非但口耳講說如漢唐宋元東宮之教而已則方今急務又豈有大者哉臣布衣至愚且老濱死之餘萬無圖富貴之心然奉明詔言得失得失之本莫大於此故臣願效一言而

歸死山林瞑目焉伏望聖裁倘可采而行殆皆先儒之本意云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奏以聞

添設平和縣治疏

明 王守仁 餘姚人 都御史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惟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蘆溪平和長汀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為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人烟湊集道路適均政教既敷

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請河頭地方北與蘆溪流恩山岡接境西北與漳平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口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剿捕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勦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窠建立學校以移風易俗

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回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團蘆溪堪以建設縣治今將南靖縣新安清寧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蘆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卽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况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尚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木樹燒

造磚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爲照南靖縣相離蘆溪等處
委的寫遠難以提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
移設巡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鄰境內足以壓服蘆溪諸巢
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
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徑
寨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
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傳集父老子弟及地
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
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與勢難中輟即便具由以憑奏請定
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治內預行區畫

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
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
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
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
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營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
悔等因依蒙傳集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
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
工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聚挑築土基業
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爲照建
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

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詢訪父老諏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傾心樂從旦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畚土雜然並作畧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率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遁山谷者倘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據舊窠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

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羣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况其視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略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所未敢擅爲者惟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維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

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責今新撫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

乞蠲久沒牛米奏疏

明許海福詔安人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漳州府漳浦縣三都二圖臣許海福謹奏爲乞恩蠲除久沒牛隻稅米以蘇民困事本縣三都四都六都九都先該丙午歲元守漳州右丞羅良因脩禦潮寇鍾猛虎等大興三都溪東土橋屯田取牛六百隻耕種贍軍及羅良爲元平章陳友定所併時牛隻俱存

每年稅米二石民納無怨至我朝洪武元年二月御史大夫湯和遣裨將蒙雄引兵徇漳州守將萬戶陳納以軍民版籍納降至二年冬十一月本府按籍追徵米麥併及前項牛隻稅米一千二百石時牛隻死亡略盡本府行縣拘集都分領牛軍民賠贖前米民已不堪至二十二年牛隻死盡無存適遇糧長邱德何東高承縣牌拘拿牛隻人戶陳仲海翁王吳宏等約四百人米不可解易之以布布不可用復易之以銀民間納米頗易辦銀甚艱比至交納該催糧長斗給人役却乃鑿銀低醜抑令傾煎每銀一兩蝕幾二錢納完守取收批又不勝留難刁蹬冤聲塞道苦怨

徹天臣目擊情狀深為扼腕竊謂牛隻若存民食其力米輸于官是為上下交益軍民兩利今牛隻死沒垂五十二年而小民虛販稅米不廢司府視為國課小民情莫上達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根本有傷禍必貽國恭惟皇帝陛下靖艱踐祚革除弊政如恐不及量臣遠方小縣弊民之政莫甚於虛販牛隻稅米一經聖心必加憐恤臣來京時被害小民祝臣以所奏必允臣辭父兄誓以所奏若不允不歸古今天下豈有五十二年堪耕牯牛不死牛死已久聖君賢相焉忍視民困而不蠲除者緣係乞恩蠲除久沒牛貝稅米以蕪民困事為此具本赴通政使司具奏伏候動

旨永樂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奉聖旨我皇考初定閩中巡撫釐草弊政今覽海福所奏朕為惻悼該屬有司視海稅米盡行蠲免永不復徵別行吏兵二部推選忠勳大臣領勅前往福建巡撫盡革吏弊民害欽此

奏設詔安縣治疏

許仲遠詔安人

漳州府漳浦縣二三四五等都士民某某等奏為乞恩比例添設縣治保障地方事臣家居漳浦縣三都南詔城當閩廣交界之衝山林盤鬱土地平衍人烟稠密舟車輻輳二四五都環抱東北糧僅萬石戶滿三千實海濱之一巨鎮也地離本縣二百餘里中隔半沙油柑盤陀等處山林險惡道路崎嶇官司難於約束民俗相習頑梗租糧逋負

累及懦弱之包賠詞訟煩興勾掠經年而不出毆公差而一方騷擾賴人命而闔鄉搶奪強凌衆暴視如飲食是以永當里甲之家跋險而且憂危杯水不救薪火額外辦無名之錢歲費百餘金接濟不敷俱供息於市井之富民推避不前甘重攬於積年之光棍傾家蕩產十戶九同窮極思亂勾引連境山獐海艘嘯聚百千白晝剽掠乎鄉村據險截劫乎商宦歲無寧日馳報府縣逡巡不進鬼窟而鷹始飛猫眠而鼠又出一方生靈荼毒甚矣宏治十七年鄉民呈設縣治蒙鎮巡衙門議調漳州衛後所軍守備茲土其謀不爲不善但武夫悍鷙罔思民瘼每遇警急束手坐

視不曰官軍不敢妄動則曰巡捕官軍稀少且堂令軍士凌虐小民濫受詞狀欺騙萬端火熱水深無可控訴正德十四年分巡道周僉事按臨鄉民又呈設縣上司議設通判一員駐劄民方翹首企仰太平不意畏難避險常川在府無事則擁衆而來徒勞里甲之支應有事則望風先去不啻地方之安危是以民有兩頭當差之謠賊有免勞相送之誚調軍禦暴及以爲暴設官護民祇覺厲民嘉靖二年江南饒州兵備副使范奏爲陳言地方事乞將漳浦之南詔饒平之神全分拆二縣今神全縣治已設改名大埔獨臣等一方未蒙區處嘉靖四年布政使司陳布政蔡泰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二
政相繼經臨臣等又呈設縣蒙觀形勢慨然准行轉呈巡按劉御史批從長議處行本縣勘結反被奸惡歇家書呈八等惡其害已扶同詭捏回報下情無由上達臣等竊思地方之計保障爲先緝盜之策郡邑爲切語云馬不敢肆足者啣轡束之也民不敢肆情者法令束之也百里爲邑古之制也安有曠絕二三百里無郡邑而居者俗不爲頑爲惡不弱肉而強食者無是理也重熙累洽之世在在均沾聖化寧忍置一方生靈於法制之外而不曲爲之處乎臣等豈不知勞民傷財但南詔地方城池完固衙門鼎新所少者惟縣與學耳工費不過二千金見今貯庫淫祠銀

約有三十餘兩動支綽有餘內豈不知官多民擾但漳州府通判三員漳浦縣丞二員截彼就此員不加增又豈不知新設縣學便有廩膳齋門庫子等差胆敢盈於市利橫索於包賄吮血於豪猾空杼於盜賊彼此較量所獲不啻十百抑亦有大於此者俗日偷變日惡崑崙之次鄉土盡爲之煨安得不亟爲之慮哉爲此昧死上陳伏望皇上沛一視之慈恩振沈迷之赤子乞勅都察院咨行提督汀漳軍務都御史會同巡按福建御史轉行守巡官親偕相度體訪如果地方形勢攸宜民情允協比照遞年分拆平和大埔惠來三山峽水等縣事例將漳浦二三四五都分裁

設縣治以便里道適均徭差便利庶官近民則法令無扞格之虞民知禮則閭閻有於變之俗不特今日為弭盜之策實萬世長治久安之圖也

崇祀理學真儒疏

石應岳

題為崇祀理學真儒以光道化事臣恭親皇上卽位以來親賢問道稽古右文得堯舜湯文之正傳為仁義禮樂之宗主邇者允禮臣言將已故儒臣章懋祀正學祠吳與騶陳獻章胡居仁各專祀於其鄉一時縉紳章縫之士欣欣然喜動顏色以為聖主嚮尚理學真得褒在勸來之大機臣鄉先儒布衣臣陳真成年十七八時卽能自授於流俗

而距絕異端專心儒業嘗應有司之薦就試省闈聞有司訪察苛密無待士禮遂辭歸不復以科舉為事篤志聖賢從事理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續讀大學方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及讀朱子主敬之說又知敬者大學之基本及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主一無適之說又于敬字見得親切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故身心動靜一以居敬為主本原澄徹義理精明躬行古道卓然自信嘗曰寧百見毀於世俗毋一得罪于先王此其概也天順間做程頤故事詣闕上書冀行所學其書名程朱正學纂要首採程

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二圖一言聖人心與天同運一言學者心法天之運次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疏上未行而歸家居見英宗皇帝勅諭學校中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敦尚孝弟忠信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弗行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熹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晚年徧遊名山博訪同志聞江西吳與弼名欲往質之編脩張元正止宿叩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

真吳許二子亦未是遂歸鎮海初聞中雖多讀書學術猶未正自真晟與其徒周瑛倡明理學而趨向始端雖已知向學禮教猶未明白真晟與里人李文舉講行家禮而風俗始化遠邇聞風感發興起莫不以真晟爲準的而願依歸之蓋真昭代之名儒天民之先覺也沒後尚書楊廉編纂理學名臣錄凡十有五人首薛瑄次吳與弼次卽真晟其稱贊之詞有曰端默沉潛慕回如愚持守有餘和靖之徒百年公論于此可見雖已經提學姚鏞舉入漳州鄉賢祠中然不過與俎豆之列尚未見特加尊崇且真晟與與弼獻章一時間同志理學齊名雖獻章亦自慨慕其名以爲

寥寥僅見今與弼等俱蒙專祀而真晟未與似爲未舉之典臣愚伏望勅下禮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真晟比照與弼等例行令原籍建祠專祀庶免先哲幽潛得蒙褒揚于既往而後學景仰亦思勉勵于將來不惟臣鄉里後進私自厚望至於海內宿學人士亦所同然懇惟聖明特賜俞允臣無任惓惓之二

叅稅璫高宗疏

周起元 海澄中丞

湖廣道監察御史周起元題爲稅監剝民措價戕殺生命要挾重臣乞大奮乾剛速行正法以存國紀以安地方事福建稅監高宗素行貪殘最於別璫歷年海商一切貴重

美麗奇巧之珍百入於案與叅隨未必一貢於皇上臣生長之地耳而目之久矣谿壑已盈虐聲久播入粵粵人不受歸閩閩人震恐從此倘能稍斂兇焰仰體皇仁與百姓安靜猶可幾幸旦夕自安不意益肆鴟張大開狼噬剗削閩閩殫膏竭髓我皇上取用各行物件卽一草一木莫不按數予值案剗剗樓船連舸接觸揭百尺之桅檣窮雕飾之極麗所取物料浩繁概欲白沒彼市鬻貿易之夫挾貲何幾令一日盡付烏有誰能甘之相率控取自無足怪何乃簡梟雄以作威陳利兵而相向揮刃戮二十餘人又放火燒三十餘家市民驚駭團擁喊集怨氣冲騰然擁集之

衆不旋踵而解散者豈誠畏宥哉蓋撫按禁約於上司道府縣曉諭於下毋敢抗法橫行以干三尺且又慮宥造一偏之言以誑皇上反以揮戈放火誣坐小民萬里君門不易自白是以死者駢首就戮生者含冤解散竟不敢逞於一擊也宥是時宜下罪已之詞自執殺人之叅隨付之有司委心以求解於院道束身以待命於朝廷猶可稍道萬分之一乃越日披堅執銳統率驍騎乘守衛之偶撤徑弄兵於轅門撫臣袁一驥節制一方爲民造命案不能遂其謁澤之貧夙懷忿憤輒敢按劍要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將虎鬚以解厄案復留而要盟皇上試思從來稅監

最貪狠最毒如高淮梁未陳奉孫朝楊榮輩曾有殺人放火刃劫節鉞要留方面如宥之大逆不道者乎皇上利根未肯全撤釀成時事至此臣讀撫按疏揭叅以鄉人見聞不覺髮指而繼之以痛哭也近者邢洪馳兵器於茶地盧受假狐威於票擬皆漫不處分今宥又見告矣望皇上亟行兩觀之誅用雪三山之忿非僅僅撤回撤鎖可以了事者臣聞省會人情洶洶莫不欲得宥而其心焉賴巡方與在事諸臣安輯撫綏幸未告變臣恐防川不決決必滔天宿火不發發必燎原萬一戈矛起於肘腋海濱因而搖動倭夷乘以生心案粉骨不足惜皇上豈善爲社稷計乎宥

之言曰多進孝順便可保全首領宋以累年之括搜挾百萬蓋藏出其珍玩綺繖歌舞角觝享用作樂之剩貲可以結左右之歡而及於寬政倘一遂其好是皇上不惜太阿之重而僅易此阿堵也示之臣庶昭之史冊虧累合名豈淺鮮哉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進洪範月令儒行緇衣疏

黃道周 漳浦官詹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降六級調外任臣黃道周謹奏為奏繳職業事臣於去歲九月二十六日為司經局頽壞書庫無存請理庫局鈔錄寶書以存典故併稱五經書中有鴻篇鉅章宜別為圖錄以備留覽十

月初一日奉聖旨東宮講讀循序漸進這所奏經書各種黃道周職在宮僚着同詹坊等官精心講求彙集成帙次第進覽司經局為藏書之處據稱歷有營繕錢糧如何任其傾圮以致書籍無存并着查奏該部知道臣奉聖旨於今已九閱月更大寒暑為時不多職業罔效臣雖久離局事而明旨如新詹坊諸臣同此惕厲已於今歲六月脩理經局書庫二所併諸經廂房除營繕司彙報外惟是各種經書臣與詹坊諸臣集思分猷多未能竟臣所纂洪範月令儒行緇衣四種已先起草稍有次第蕪形之奏牘欲繕寫進呈而值臣狂瞽曲荷優容引罪之餘宜自廢絀然臣

思古人身蹈不測尚圖纂述以贖殊辜况臣受命在先豈得消藏以滋罪戾譬如蘼蕞終畝之下則情不忍荒又如曝芹靖獻之餘則誼不敢蔽用是冒昧將臣所纂完洪範二冊月令二冊儒行二冊緇衣二冊凡八冊四函先呈進覽臣理宜覓疇人大書重裘而臣居貧薄手書雙行以省浩費且去國日近不敢多營戀主微情聊存其軫傳曰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臣荷罪愈深而受知特甚幸托菅蒯葑菲之言無當土壤涓埃之實惟陛下鑒其辛勤存其憔悴不以人廢亦問察之心寧使過存亦芻蕘之獲文雖無用尚有明旨之當遵臣雖不才不

借他途以自進謹將纂完書本開列如左
黃公奏疏載在不具錄特錄此者以其為一郡藝文所係也

申救黃道周疏

太學生 涂仲吉 漳浦人

南京國子監監生臣涂仲吉謹奏為冒死以救清忠之臣捐軀以裨聖明之化事臣草莽書生何敢妄言况當天威震怒誰甘以身試法第讀書師古有志效忠每觀古忠臣義士捐一身以成君公之德如孔璋請代於李邕郭亮伏鎖於李固皆志本於誠死生所不顧臣覽古論世未嘗不痛哭而起今適當其事正臣效忠之日故匍匐萬里請死明志幸陛下察而誅焉日者黃道周因薦被逮廷杖之日

臣工飲痛童媪墮淚以聖怒方殷無敢鳴其辜者幸一不
怕死之葉廷秀昌言申救蒙杖一百天下聞之益爲驚心
此真皇上從來未有之極怒諸臣從來未有之極慘自此
人人自危竟無敢復言者矣夫人臣事君猶子事父母父
母有怒撻之至死而不敢怨然父母至極怒終不忍死視
其子觀其箠筵哀號之狀未嘗不興憐而思痛焉皇上好
問好察過於古先哲王兼銳意太平勵精圖治思得一真
正人才而用之乃有一黃道周而搏執僂辱置之必死之
條甚非海內之所想望也臣觀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
廬自躬耕樵採而外稽古著書晨夜不輟宗族憐其貧鄉

黨推其孝孤踪獨立門無雜賓其一生學力只知有君有
親幸以遭遇聖明亦欲發抒所學雖其言嘗過戇而其志
實純忠當酷暑萬里踉蹌就逮草履徒行飲水啜蔬士紳
挽繫幾不能行道路見者莫不悲歎今聞喘息僅存猶且
讀書不倦未嘗不以罔罔屏爲皇上教育之恩霜露雷
霆爲天地裁成之德此天下大小臣工至於兒童走卒莫
不知之莫不傳之非獨臣草芥一人之私言也惟是天威
方嚴陽和未布大臣緘默以需時小臣蓄縮以全軀使皇
上所以教育裁成之意不能大白於天下臣不爲道周惜
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者也天下所以不治皆由臣子不

清不勤墜其職業不忠不孝墜其家修皇上方嚴典引繩天下之不清不勤不忠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而一旦顛蹶至此豈不傷天下讀書之心灰海內爲善之志乎今者天下之人謬謂殺道周以激奮樞輔而樞輔未必能奮殺道周以緘閉諫臣而舉朝久已卷舌皇上必欲誅獨立孤介之臣則道周當死皇上必欲誅結黨敗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諍雖外出而實優容皇上方欲遠法堯舜柰何智出漢唐賢主下讀史漢唐宋之衰也其賢人君子皆受黨人之禍蓋惟君子有聲氣不謀而相

應求其不與于人類則從而誣之三季之主墜小人之術皆以此摧士氣失人心我皇上方振中興昌明之運斷不宜以黨人輕殺學行才品之臣伏乞聖明詳察道周鑒其苦節赦其無辜保全忠清消除朋黨無蹈晚季之覆轍爲小人所快心卽殺臣狂妄實得死所矣臣家有垂白之母堂有未葬之親殺身求仁雖死何恨將以愧天下之立朝行道見義不爲者謹席藁願從廷秀之後惟皇上幸炤察焉

請移遠縣地界改屬近縣疏

蔡世遠

臣竊惟設官分職布列州縣所以理賦役平詞訟美教化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二
厚風俗也然離縣治大遠之地往往有難治之患莫如改
歸近縣最有益於吏治民生福建漳州一府屬有十縣而
漳浦南靖平和三縣相爲比隣南靖地方有地名車田者
戶口千餘家去縣治地百有數十里又多山林險阻富者
恃遠而抗糧催納多不遵畏貧者恃遠而以宰牛竊盜爲
事強弱相凌卽赴縣伸理而差役登門多抗而不出偶有
爭競則聚衆格鬪此皆離縣太遠之故也又平和縣地方
有地名五寨者戶口亦千餘家去縣治一百九十里多崇
山峻嶺風土民俗刁頑不一與南靖之車田無異此亦離
縣太遠之故也而漳浦縣治去車田止有十餘里去五寨

止有四十里凡車田五寨之人商旅往來俱從漳浦貿易
而南靖平和實爲罕至故官司難得而治積習相仍以至
於此臣漳浦人也與此兩地相去不遠知之最詳伏乞

皇上勅令督撫委員准將南靖之車田二十四保平和之五寨
一方俱改歸漳浦縣管轄地近則催科得以照期追比宰
牛竊盜格鬪者得以官法究治負寃者得以乘時赴愬吏
治無鞭長不及之患而民享安居無事之樂矣

請移水汛以重海防疏

蔡世遠

臣竊惟福建漳浦縣有鎮海地方離治百餘里廈門往廣
東及通外洋各港上下往來船隻悉於此地停泊最爲緊

要重地明洪武二十一年築衛城轄陸鰲銅山懸鐘三所至順治十八年遷界衛城僅設水師把總一員至康熙六十年臺灣朱一貴竊發督臣覺羅滿保添設海澄營陸路千總帶兵協防今承平日久海波不揚然未雨綢繆此地終非微員所能彈壓伏查石碼一營係龍溪縣地方離漳州府城僅三十里漳州有總兵駐劄石碼外十里有海澄營遊擊駐劄其間下游福河等處又有千總汛防碁布羅列且屬內地小艇往來之所並非邊海洋船經過之處乃設水師左營遊擊駐劄殊非要緊况石碼係陸路地方請將水師左營遊擊移駐鎮海而以漳州右營守備移汛石碼一轉移間而邊海重地固於苞桑矣伏乞

皇上飭下督撫及水師提督妥議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臣謹

奏

上趙寺丞改學移貢院書

宋 陳 淳 龍溪

嘗謂負高明正大之才者然後有以立高明正大之功立高明正大之功者必先有以定高明正大之見恭惟判府寺丞以天潢源流之秀來典此邦下車以來摘姦發伏有巨猾爲民蠹頻年不能去者一旦剔清之崇儒重道有越繩檢行訟庭累政無敢誰何者一旦鈐制之可謂負高明

正大之才矣邇者悼此邦士風之一厄以爲原於學校作成之地規模之不端奮然更改期以振作而迅刷之是能立高明正大之功矣以高明正大之才立高明正大之功漳之士子幸也然其所爲規模大有可議蓋向者晦庵先生朱侯之在此邦首務明教化崇學校以侍郎李侯始創規模之已善自大成殿及池與尊道堂爲不可更移而深病夫東西兩廡齋舍之逼窄不足以容人物清講磨思一開廣而明爽之東欲移貢院於他所而盡貢院之址悉以爲東齋西欲移行衙於他所而盡行衙之址悉以爲西齋其齋相枕悉南向每齋中間爲廳廳之左右各爲四大

窓而各裝截爲四闊間一如大學之制時紹熙辛亥春也擬秋月興工不謂入夏忽以奉祠而竟不果繼以司諫鄧侯承其有改學之名不復攷其爲規模之實遽毀東廡諸齋及填池之左悉以與貢院又毀西廡諸齋及填池之右別爲學於西偏以與先聖廟相並然其所以爲齋之間架則反變大而就小抑又狹於李侯之舊邦人至以俚語目之曰十八家以其局感不足副學校之名云耳今吾君侯病鄧侯規模之不善而欲復李侯規模之舊誠善矣然東迫於貢院之西廊不敢以侵入則在東諸齋必不能以寬廣西拘於鄧侯之故迹不欲以盡毀則在西諸齋亦不能

以從容而池之塞者不復鑿則又不能以爽塏雖視鄧侯學爲差勝而終未免於五十步之視百步較之李侯規模之舊未足以增光則亦何以集吾高明正大之功哉必欲得此邦方面之體制則須一遵晦庵先生規模之盛然後爲可耳若夫貢院奉天子明詔賓興之地在此邦關係尤爲重而視學校爲尤急尤不可不擇形勝之最者處之前年之厄說者皆以爲南橋之激南橋之造特出於鄉大夫林寺丞聽一庸僧之臆見不僉謀諸善陰陽者漳水本安靜而聚石以激之衝突怒號一如建劍湍險之聲將何以自寧南橋之造蓋造於水雲館以漳水自此而下爲翻弓

之勢不純腰帶之繞正陰陽家所忌橋造於此則下流有鈐束不足忌而上流有關鎖風氣藏聚盤礴自足以爲雄勝然此事已失重大難整更不必深論惟是貢院正居其衝有前年之變則恐難於不移而其中迫窄不足以容衆則又不容於不移而此邦所謂形勝之最者又有久虛而未及舉則益不可以不亟移何謂此邦形勝之最蓋此邦行龍自天寶山發脉而來至欲結聚爲州則湧起昂頭而爲登高山然後左臂分枝而下寬平廣厚而爲郡治實坐坎山視登高在乾爲貪狼魁然其形雄偉秀傑爲諸山之冠惜其下以浮屠鎮之所謂開元寺者又非聖朝創建特

有唐之陋俗而五代之所沿襲移之他所有何不可若出一札之喻許僧家自移吾因度其故地廣輪若干創新貢院以爲吾君選取忠義孝友之士使佐國家理民物誠大公至正之舉非燕私亭榭之比亦豈法之所制其中經畫既定其在兩旁諸小院之不相礙者爲崇墉以障之左視光孝淨衆及郡治諸山爲龍臂右視湖內諸山爲虎臂天融地結氣象環合前朝之水實在南橋之內則南橋關鎖尤爲有力乃復轉凶而爲吉所謂地靈人傑亦理勢之不容己者或者曰改學校移貢院大役也寧無擾民費財之病乎愚以爲善於區處則不擾民不費財而自集大抵官

司創造始必發公帑以市屋材而責胥吏以行文引四散鄉村與民戶交易於是乎假託行姦而擾民者百出焉名曰依公估價而實橫取名曰見錢和買而實白奪况又易堅以瑕代美以惡駁雜備數不能精良至於工匠所謂工師者止用一人而小小諸匠亦各有定數乃闔境買弄無寧居卒之趨供工而赴執役者特其羸鈍無錢計囑者耳官或時支雇錢復爲監吏所得不過索手而歸故草率應命而不能固緻是以朝植而暮欲傾春落成而秋告圯所謂區處之不得其策者也善於區處者如之何舉漳州之產而七分之民戶居其一而僧戶居其六於一分民戶之

中上等富戶歲穀以千斛計者絕少其次數百至百斛者亦不多見類皆三五十斛無儋石之家終歲營營不能自給則爲漳之民戶者甚貧在官司絕不可更有絲毫之擾以六分僧戶言之上寺歲入以數萬斛次數千斛其下亦三五百斛雖窮村至小之院亦登百斛視民戶極爲富衍以減倫敗教不耕不蠶無故竊據而奄有之不過恣爲花酒不肖之資是果何爲也哉故今公家允有創造無求諸他惟盡第僧門產業之高下而盡吾屋宇界分之大小均以付之且量支吾公帑之財爲之開端而後取辦責成焉竹木甃瓦之類任其以市價私自貿易而吾不之問焉則

其所聚皆精良凡工匠人夫之輩聽其以鄉例私自傭雇而吾不之繩焉則其所就皆固緻假使有賄賂不貲之費實皆吾公家之財也移吾公家之財爲吾公家之用彼特爲吾幹之耳往者判院趙侯之架州治亦大役也惟責辦諸僧而民絕無所擾卽今之廳事是也司諫鄧侯之架州學亦大役也每齋惟支百緡付之一僧亦不擾而學成卽前所謂西偏是也都運趙侯之造通濟橋亦大役也每舟惟支二十緡付之一僧亦不擾而橋成卽今柳營江之所踣是也凡諸名公益有高識明見燭破輕重弛張之所宜而隨宜區處所以爲至當不易之道如此君侯以爲何如

某非有所覬望又不曾足躡貴人之門惟以鄉邦此事久為闕典自創州以來至於今五百餘年未遇一賢刺史覺其然而整頓之今幸遇君侯負高明正大之才定高明正大之見而又能立高明正大之功此正千一之期苟於此不為州間出而一陳之則進為有隱於邦君之賢而失事機之會退為得罪於鄉人子弟而抱無補之恨是以冒昧而前不勝皇汗之至

與王太守論保費徭役寇盜三事

國朝

陳常夏

龍溪會元

漳民死於流離死於饑餓死於盜賊總為藉糧濫派又有

保費繁苛更番酷虐無時休息官府尊嚴但稱急公二字衙役驚險重以欺冒百端使殘黎號呼無所控訴惟弱者填溝壑黠者附綠林也至於包保蔭保則害遍於窮鄉其事又牢不可破公祖父毋雖知之而莫救之蒙宗陳兩憲作明示嚴禁竟不得着實舉行意清平治源之道固有在乎原夫耕種之民輸納國課市肆之民答應官辦此古今定例無容改易漳自乙未破城市井邱墟王師初臨既無里班可輸錢糧又無舖戶可辦物件一應軍需器用服食諸項不得不派諸寨及地方稍靜民還舊居無柰漸派諸保後安恬日久錢糧之額徵派十倍而行家大賈頗獲奇

贏若使糧餉取於里班物件徵諸舖戶凡杉竹油鐵及服食器用之物舖戶按月輪辦官長照價給發民安其業而官亦賴其用不亦率由古制無所偏枯者哉乃商賈之家多所倚傍官府承意不敢以行戶相待而奸胥蠹役視村民爲奇貨設有保費名目遂使官不論文武位不論尊卑物不必土產事不必公幹兵丁差役硃票入保先索差禮轎錢次必設席待飯稍拂其意鞭撻細吊或死或傷莫敢聞問一日之間票十餘事一室之內差十餘人鰥寡孤獨無所丐免逃遁死亡烟火爲空而折價之事起焉爲利日深搏擊不窮其大者如糴米豆買杉木等件估價收銀闔

鄉爲之傾家其小者如取柴炭牲菓馬槽截刀之類所值尚微而差費輒先數兩甚至各營發割青草沿鄉折銀難延一刻而蔭保之說興焉而包保之利動焉蓋漳民疾苦奔走于錢糧之濫派旣日不暇晷矣又重以保差盈門逆刑峻法縱有金如泉亦難當此雜噪也故依傍勢力年納保穀數百石名爲蔭保或賄囑胥役月納保銀數十兩號爲包保其初稍得休閒尚以爲便迨年復一年民力愈竭民命就殲耕種所收但入蔭保者之手至田主不能取半粒以納官租負販所獲隨供包保者之家至婦子不敢市半菽以謀釜餽今盜賊廓清諸事漸息在保中可無雜費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而蔭保之穀包保之銀終不能免通漳計之逐年所耗之穀至數十萬石逐年所耗之銀亦至數萬兩其干軍需國計無裨絲毫僅竭百姓之身家以肥權貴奸胥之囊橐有心者可不爲變計哉某於癸卯年赴部臺公呈蒙部臺問保費爲何物則保費之名天下不經見明是漳中特設者竊謂革除保費之名便可省包蔭之害也近聞泉州劉太守於各村設有循環簿某日某兵丁某差役下鄉索取何物奉何票答應何事皆着瞻明簿上於每月三十日將簿送府卽於此月初一日會公衙門將簿查看其詐冒多索者隨有紀法民咸稱便某謹將二示抄閱未知漳中亦可

做而行之乎儻保費既革而蔭保者徵穀如故則明公亦不須與權貴爲忤也但查一保之中必有奸人爲權貴之線索抑勒細民以助桀惡拘提一二立置重法地棍肅清豪右亦當歛手矣又何胥役尚敢自私哉此令可行是一年之內留數十萬穀於民間富庶之風拭目俟之救度殘絮端望於新政伊始苟能清本澄源其效亦易見者也
凡胥役多狡獪者爲之故天下無循謹之下人但視官長束法有章耳約而論之在于生其所畏也原胥役之在衙門其本官得以法治之上臺得以律訪之鄉民被害者亦得以事實告之故往年胥役鷙險未盡縱橫則以衙門長在

無別路爲之藪澤無強徒爲之應援而一經院訪性命垂斃其心恆惕惕然恐有三尺隨其後也夫三尺卽不及之而尚能使其心憚之豹虎之性亦覺一分矣今權貴鼎盛所在薰灼差役橫恣驟侈私囊隨投入權門充買員職威勢日尊堅牢不破後輩沿襲奸才百出有今日供牛馬明日遂欲投刺相望者本官且不能自保何論細民哉而偶爲訪犯只追賊銀無施重法故各衙門會約凡值訪犯通合衆力鳩金相助秤完之外逍遙如故況今之所被訪者多係略取一二以備故典其巨奸劇惡未嘗一問姓名也爲胥役者安往而不得橫恣乎癸卯年蒙李部臺嚴禁竊

役規避着令本衙門效勞不許別去部臺寬厚日久雖禁示嚴切而奉行者稀今積習太深老祖臺亦豈能一旦革易之但根本不清諸法俱亂天下皆已光華豈漳屬長爲昏黑哉姑以事件論之漳中爲害最大在藉糧在索保思濫派固係糧房而府胥亦與有責者原各縣派粟派夫皆當開報米石總額及公事合用總單申文到府房科稟官批下准派及事完之後又復造報開銷此上下相維共知法紀故無濫濕之愆也近各處衙役朋比作奸將派之時胡亂申文並無總額開單申報及比追之時催督勒完並無收單給與存照以至混收之後玩忽上臺並無支銷全

局算明是以欺匿米石科斂無度民窮就死莫之省憂老
祖臺留心庶務憲法一新乞嚴飭該房通行各縣凡應派
草穀等件各照舊例將本縣總額及應派公用若干照米
均勻申詳報府批允到縣將文書內事件掛示開比其里
班業戶遇期稱納者不論多寡給與官票如納銀無票者
准里班業戶赴臺呈告卽提經承重處比完之日將給發
何營支銷何事拖欠何戶造報開除文冊申臺查驗庶規
條尚在上下皆得相通乎至包保之弊府縣胥役皆是一
則累而上之衙門愈尊則役愈肆而所包者倍侈論包保
之害固視蔭保者略輕然使胥役無故而受窮民之金非

所以爲治也而復有府差到縣之事往年府上差役向各
縣取物縣官當堂給賞不退數錢之間自齊公祖原寵衙
段行票赴縣自拘里班索禮至十餘千日費皆定千錢且
今日票取明日票催一物所用差拘疊複如海澄縣取紅
紗紙僅值二兩之數而差弗直至十八千錢計銀三十五
兩有奇矣沿襲成規虎狼塞道是兵丁差官管圖保差而
外又多此一夥民力幾何能消受其刻削乎而又有詞訟
買票之事漳俗好競獄訟敏多差役買票於房科皆費千
餘兩提犯開票先索資本至審完結局以家貲爲輕重若
能設法輪差不許赴房買票且定犯人送差之禮酌在何

數此雖細事然所以留百姓之膏脂者不可謂淺鮮矣而又有私刑之事原各衙門差役拘提民犯輕則繩之重則鎖之跟其赴官齊候審鞫耳未聞官法未加差刑已爛也今日大衙門太多兵卒差官動細細民吊之拷之隨其生死府縣衙役遂依此例凡關票之時即狼力吊細送禮滿願徐釋其痛入城之後未許見官另禁私室酷虐百端哀號莫救積弊有年亦不以爲怪矣而又有混拘之事凡涉錢糧並無奉票亦不拘欠戶憑其已意散拘不相干戚屬或責以代賠或難以跟要有同至縣庭者立稟本官重加鞭朴此風日盛村落如沸而混拘生員更爲得計生員非

甚饑寒猶欲稍存體面不敢赴官日求解脫而混拘婦女尤爲長策婦女不堪撻辱其親鄰必竭身家以相勸留總爲官府不察但知糧務爲苛急之門胥役太橫日以拘累爲財源之計完欠無分控訴無路不知長此安窮也或謂漳中勢禁力格積弊如山雖廉范再生無着手處某謂勢家兵法紀不得而問之其胥役日供奔走豈難行我風規者明公紀綱全郡似當心爲憲法使十邑奸胥皆知怖畏不但府中數役矣

古有勸農之政貴五穀而重耒耜是以盡四海而成桑麻也夫上之所貴民相與貴之上之所重民相與重之教化

之敏捷於應聲今漳中繁有盜賊將勦捕剷除之乎民有相示而笑耳以某年少時所聞身爲盜賊者常懼人知之也一赴公庭刑罰有加焉故雖有奸徒尚思畏忌也今創人之肉剗人之腹苟命駕出山山視都閫爲等閒列肆販賣者突然自稱巨寇唯恐冒巨寇之不真耳且膏梁子弟其足跡未嘗一至山椒意之所至混報入冊聞上臺亦稔此知此情而故爲寬大諒是濟世別有深心非淺人所能深曉但見功名富貴世所豔慕不可必得者至漳中而如取如携揮戈作賊青雲在望詎能淡其侈心哉加以胥役不法糧保繁苛村落已墟而敲朴未厭負販細民空手哀號生

涯阻促則饑仆載道夫前或爲勸之後或爲驅之矣愚民攘攘何能深思大義乎幸部臺出示嚴禁不許山賊招撫漳中宦途頗塞其半又蒙王提臺遣員緝巡不許兵士搶奪市井窮戶漸得生活然嘯聚不軌之徒猶所在見告則以風聲俗習入人之隱未可一旦革易耳夫移風易俗真良有司之事也一省之柄在于部臺一郡之柄則在良刺史矣以郡城言之北門十里而外自倒亭以至福清達于北溪地方延袤百餘里皆弓箭長刀森列宿莽南門十里而外自蓮花以至程溪馬坪地方皆掠寨屠村烟火絕斷長泰則明火劫于縣前鄉村之中無夜不殺數人南靖則

繫人直迤郊邑五里之外廬舍盡成邱墟平和縣南勝五寨屠戮殺命焚燬十餘家此五月間事也龍溪縣十一都夜劫文村自遺弓箭籐牌於道次早橫行無忌來索原物此七月間事也蒙兩鎮遣將驅除福清一帶頗問耕耘南勝諸村亦屯卒伍但草面草心經理良法當有出於勦捕削除之外者愚生管見固不足以知之而哀籲之誠或自忘其迂鄙矣今與明公約略言之竊意盜賊之法其先在正風俗乎數年以來盜賊充斥無掃蕩之威又欲使村里細民拱手而受繫維或愚民無知有禦寇殺寇者卽認爲某營兵士沙石爲之飛走草木爲之崩摧賊勢日張賊黨

愈盛轉相接引傾動耳目明公欲還醇反樸似當煥然一新使村落之間自堅守望禦賊者無罪殺賊者有賞百姓共知爲盜賊者亦官府之所惡也則意味漸薄庶幾不戒自戢哉又其次在清家甲乎昔日爲寇者或遁身瀚海或結巢深山今乃安處室廬之內婦子如故也耕桑無改也而黨與聯屬星羅棋布傳集頃刻屠劫千家若以古者保不之法行之鄉里之中便自相覺察矣此輩何所容其縱橫哉其法著每家各設木牌一座騰係某縣某圖某戶里班戶丁據實造冊互相保結並無逃糧避役潛踪往來等情保長具結于約正約正具結于本縣約束有條賞罰不

海州府志 卷之四十三
索不特走險者無所潛踪卽逃糧者亦當還里也又其次
在禁三磨乎屠沽爲細民之業官府所以通貿易列市肆
使熙熙者或尺寸之利而慮其有缺也然至椎牛一道專
與盜賊相爲表裏蓋牛非出諸賊手則獲利不深自權力
之家開設屠市奸兵黠民多劫牛畜以應之失牛者雖知
而不敢問其黨日以繁其事日以興是萑苻之奧區不在
山澤而在郊原市井之內也若將官不任屠殺則四郊之
外皆無鼓刀以行者卽或聚而剽劫亦遲回觀望公夜鼠
伏豈能叫呼儔類取人家筐篋如自探諸奚奴者哉又其
次在肅營伍乎今之列炬數十掠厚貲而滿志者率皆強

弓勁矢堅甲利戈夫民間則安有此物也閭井知之而相
戒縮舌卽長官知之亦寬容以待夫長此則安窮也某所
見十年前之事漳中只有總帥韜斧鉞而不怒其士卒持
守法律與營幕相望故村落之外各安其生今窮鄉僻野
駐防者碁置猘獠之衆視田畷多數倍焉而施殺抄掠視
爲家常茶飯也夫其情形易識而矩度固難施哉明公近
日下墾荒之示讀者感泣矣思盜賊不治則耕耘日散又
何能謀開墾之力乎今 朝廷最重盜案而漳郊之事不
得上聞以儒生而言及此抑亦罪戾之藪也

論海洋弭捕盜賊書

藍鼎元

漳浦知府

國家東南環海萬里汪洋舟楫利涉爲民生之大利其間宵匪潛伏出沒行劫亦爲方隅之隱憂 盛京一帶澳岸向來爲洋盜避風之所今旅順口木師足資彈壓山東洋面冷落非賊所戀一年之間不過偶一二至江浙閩廣則自二三月至九月皆盜艘劫掠之時今天下太平非所有謂巨賊不過一二無賴饑寒逼身犯法潛逃寄口腹于烟波浩蕩之際而往往不能廓清歲歲爲商民之患則以商船不能禦敵而哨船不能遇賊之故也原賊之起其初甚微止一二人密約三五人潛至港口窺伺小艇附岸徑跳登舟露刃脅舟人駕出外港遇有略大之漁船則詐稱買魚

又跳而上再集匪類至十餘人便敢公然行劫此粵東所謂踏斗者也出遇商船則亂流以截之稍近則大呼落帆商自度無炮火軍械不能禦敵又船身重滯難以走脫聞聲落帆惟恐稍緩相顧屏息俟賊登舟網繫賊或收其財物將船放回或連船劫駕他往雖不願從亦暫相依以冀旦晚劫換一入其黨則與之化日久日多遂分爲一二船勢漸以大此等小輩無他伎兩但使商船勿卽惶恐下帆又有砲械可以禦敵賊亦何能爲乎愚以爲商盤皆有身家斷不敢思爲匪以自喪其身家性命而且一盤小水必有族鄰鄉保具結地方官查驗烙號給與護船牌照方敢

出外貿易此等有根有據之人豈不可信而必禁携鎗砲使拱手聽命于賊若以族鄰保結不足憑則不應給與牌照既可給與牌照則可聽其隨帶防船器械尚得請

旨勿爲拘牽弛商船軍器之禁則不出數月洋盜盡爲餓殍未有不散夥回家者也哨船之不能遇賊皆謂萬頃渺茫從何捕起風濤險惡性命可虞不知賊船在近不在遠沿邊島灣偏僻可以停泊之區試往搜捕百不失一蓋彼雖名爲賊未嘗不自愛其生陡遇颶風未嘗不自憂覆溺各省匪類性雖不同然皆必有埃壤可避颶颶乃能徐俟商船之往來必待天朗風和乃敢駕駛出洋以行劫其貪生

惜死之心同則哨緝之方堵截之候無不同也向來各省巡哨實心者少閩海經臺灣變亂有懲羹吹藪之思稍異從前積習其他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每欲出巡必預張聲勢揚旆徐行一二月未離江十又于舟中且暮鼓樂舉砲作威是何異呼賊船而使之避也若使巡哨官兵密坐商船以出勿張旗幟勿鼓樂舉砲作威遇賊船嚮邇可追即追不可則佯爲遜避之狀以堅其來挽舵爭據上風上風一得賊已在我膀下我則橫逼賊船如魚比目並肩不離順風放砲火百發百中兩船既合火罐火藥桶一齊拋擊雖百賊亦可擒也所有銀錢貨物盡賞士卒勿許將弁自

私自利首功兵丁拔補把總將弁以次陞遷無得掩抑則將士之功名財利俱在賊船將不遑寢食以思出哨也抑愚聞在洋之盜十犯九廣則弭盜之法尤宜加意於粵東粵俗悍鷙貪頑不必財物豐多但殺一人可得銀伍錢則欣然以爲勝屠一豕自潮州沿海而下千有餘里半以攘奪爲生涯水務習熟往來如飛而廣惠肇高深山聚處之民往往集衆操戈載大轟以出剽掠富商大賈地方官不敢過問或家人衙役爲其所擒黥面馘耳亦佯爲不知而姑息焉彼此相蒙幸免盜案叅罰將來流毒不知其何所屆此則杞人之隱憂詎可以其天涯絕域置爲荒遠而不足介意哉海洋相通無此疆彼界之殊朝粵暮閩半月之間可以周歷七省防範驅除萬難稍緩愚所以敢抒狂臆願與七省商民慶萬里澄波之頌也

潮州府志卷之四十二終

清江府志卷之四十三

<p>...</p>	<p>...</p>	<p>...</p>	<p>...</p>	<p>...</p>
------------	------------	------------	------------	------------

U 1459

